

## 蛻——述说世界的某个角落

躲藏，畏缩，自言自语，又或是梦呓，都是我深深刻到骨子中的习惯，我生于世界的某个小角落。那里没有泛起微澜，风中摇曳着丝丝咸味的海，那里没有胶着着糖浆般甜蜜的罗曼蒂克。但是那里诞生了我，那是一个世界的平凡的角落，不过尔尔。

所以，我也只是角落中的某个角落，陷于命运，陷于一切的不可支配的压力。我将后背朝向他们，然后借助我的角落，架构自己的可怜的、屋脊不稳的居室。哭泣，或是微笑，我都可以看着墙上的倒影，温暖自己的胸膛，信任自己，信任到无法真正信任整个世界。

好吧，我是一个少年，一个面皮充满了坚毅、勇气、志向的少年。可以在教室里努力拼搏，在课业中披荆折棘，用理想、诗文，为自己缝制一顶高耸入云的礼帽的，这样的少年。这是多么小资的生活气息，多么美好的未来，未来多么，多么值得等待……可是，昼和夜那么长，那么热或那么冷。当昼去夜深的时候，我可以听见每一个角落里的每一个角落，少年们、老人们、妻子们、政客们撕开面皮的“哧”的一声，呵，像极了撒旦的扯开的阴郁微笑，理所当然地，我不是他们中的例外，我从来都不是例外。每一天的日落时分，我用热灼的脸紧贴着冷冰的硬板的死气沉沉的墙，渡去我的燥热，亲吻着逐渐升温的壁，伴以我轻轻地吐出的叹息，我将双腿挤进墙壁，环住膝盖曲起的浅窝，脸在臂弯里荡漾。世界在夜里寂静，每一隅中躲藏着的，畏缩的心却不停地无声骚动，直到一张没有缝隙的叫做梦的网笼罩下来。

“曾听闻‘梦境光浅，欢笑绵长’以为如何？”嗯？被唤起的我朦胧里分辨得出一条银白色的毯子，飘浮着，蜷曲又伸展，一如我常常考得如此伤悲的分数。远远的，约莫十丈开外，有一个人，挺直着腰背，她飒爽的气息从脚底升起，弥漫在空气的罅隙中，吸引着我的胸膛里的心和整个躯体。足尖翘起又缩回，犹豫着，我如何能踏住那白毯，如何能近那人身边。“来吧，”她轻轻说，“信任我，”我看不清她的脸，只晓得很熟悉。熟悉，我便能信她？“我真真不会欺骗你。”真真？如此珍惜的字眼，这世界上还有真？一声轻叹，她竟有了哭腔：“知道空黑么？这只是梦中的空黑，你真心信过谁？”脚踩上去，这是梦，谨慎地踱过去，伸出双臂，用指腹勾勒她近在眼前的面容，她如此亲近的眉眼，这是我，是我自己，是我自己！她用颤抖的声音穿过我的耳膜：“你连我都不信了么？”她修长的手指抚过我的心口，“你甘心它被掩藏么？‘梦境光浅，欢笑绵长’，梦，终究却只是梦，湮没于空黑。”

头真的很痛，撕扯着神经，她的身影在视野里已不清。手指纠缠的头发黏结着头皮和汗水，缓解不了一丝的内心的，及太阳穴的针扎般的疼，痛到无以复加。陷入黑暗的前一瞬，我仿佛感觉到她，无奈的苦笑。

然后，我发觉我醒了，满眼的泪水，蓬乱的发，一个真实的、狼狈的我。半晌，我僵硬的想扯出自己的笑，而墙里已经没有倒影。转过身，我面对着整个世界，外面那么热，阳光仿佛能穿透我一般。闭上眼，我迈开第一步，犹疑、恐惧、以及一切潘多拉带来的一起在我

的意识里翻滚着，嘶吼着，争执着，眼前浮现她的笑，重重地一声。我想用真实的自己，迈出自己的角落。刺目的阳光里，一个少年挺直地伫立在那里，是我，是我！我能感受到皮肤的绽裂露出星星点点的小麦色，空气中弥漫的尘埃摩擦新衍生的肌肤，勾起心中久违的对新奇的激情，陌生又有一点熟悉，那尘埃是我的梧桐枝桠，阳光是烈焰，而我，是浴火的凤凰，涅槃的痛，激起心中的希冀，心中的真。光线以 37 度优美的姿态打在眼角，我忽然发现丢弃旧壳是如此的轻松，我总要挺直躯干，迎接新的开始。

少年们走出角落，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我的嘴角勾起，赠与他们我最真诚的微笑。他们震惊，愣在那里，我看见他们的颊边开始崩出一个口子，一张张崭新的面孔展露出来，拥抱或是亲吻。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变化，双手交十，覆上我的心，眼波流转，我看见她莲步轻移，向我走来。近了，近了，我张开臂膀，将她拥进怀抱，与她融为一体。

在那之前，我覆在她，哦不，是我自己的身旁，轻轻的呢喃：“你看，我信任你，信任整个世界的某个角落。我足够真诚，你信么？”她没有回答，只是轻柔的笑，很美。

放开眼，世界上还存在无数个角落，但是，与之间大不相同的是——今天的角落没有围墙。